

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

□张军霞

半年前，我在小城报了一门与心理学有关的课程。我保持着上学时的好习惯，努力做个好学生，周三上午的上课时间，风雨无阻准时出现在教室里。

第一次上课时我选了个靠后但居中的位置。但很快就发现了弊端，大家都喜欢坐在中间，但每次上课总有人迟到，这些迟到的人就在我 and 黑板之间晃来晃去找座位，听课体验很不佳。

于是，第二次来上课时，我选了门后靠左的位置。这里有点偏，几乎没人光顾，不管我何时来，这里的位置总是空着，此后我就再也没换过地方。因为这里看黑板不远不近，就算有人迟到也只是一晃而过，不会影响到我听课。加上前后都没有人，我听课时的状态很放松，一堂课总能收获颇丰。有一次，一位经常一起听课的同学在课间休息时劝我：“中间还有不少空位呢，你怎么总是坐在最边上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我在这里也能看得很清楚。”

当时，老师正从我们身边经过。她微微一笑：“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就很好。”接着，她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，她当年是小城重点中学的老师，教了十几年语文，也当了多年班主任，教学成绩非常好，她的课多次在全国获奖，家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杯，人人都羡慕她取得的成绩。但她自己并不快乐。因为那时的她已经迷恋上了心理学，需要经常到外地学习，但学校的课程安排得太紧，令她无法抽身。后来，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那就是主动申请从这所重点中学调离，到另一所非重点中学当心理辅导员。

那时，人们还不了解心理学的重要性，都认为她这样选择是错误的。她不为所动，收起家里所有的奖杯，清空自己，专心踏上心理学学习这条路，边学习边实践。事实证明，这位老师的选择没有错，十几年过去了，她已经成为我们当地颇有名气的心理咨询师，尤其擅长针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做辅导，她不仅在学校里是特别受欢迎的老师，还有很多孩子家长排着队找她为孩子做咨询。从语文老师到心理咨询师，她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，用喜欢的方式活得闪闪发光。

这位老师的故事，让我想起邻居家的小何。小何毕业于一所美术学院，原本在一线城市有着收入很好的工作。一年前，她却收拾行囊回了老家，把自家临街的车库收拾出来，装修成了一间小小的画室，接单给别人画画，也零星带几个学员。因为我女儿也喜欢画画，偶尔我会带女儿到小何的画室去玩。有一次，我问小何为什么一定要回来，毕竟她的所学在大城市更有用武之地。小何微微一笑：“我妈妈就我一个女儿，两年前我爸去世之后，我每次离开家，看到她孤零零地站在阳台冲我挥手时，都会忍不住流泪。我还年轻，钱是赚不完的，陪妈妈的时间却不一定有那么长……”正说着话，小何妈妈来送饭，还招呼我们也尝尝：“我做了小何最喜欢的红烧排骨呢！”自从小何回来之后，她妈妈的精神状态明显变好了很多，看到她们母女说说笑笑的场景那么温馨，我觉得小何也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。

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界的掌声与赞誉，而在于内心的平和与满足。找到让自己心灵栖息的最佳位置，无论是事业的巅峰还是生活的平凡一隅，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芒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愿我们都能勇敢地追寻内心的声音，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。

我的语文引路人

□郭玉鑫

网络上有一句话，调侃当语文老师不是一件好差事。我有时禁不住问自己：“为什么要当语文老师？”然后逼着自己在脑袋里翻箱倒柜，企图找到一个答案。

我想要成为语文老师的念头，萌生于中学时期。而我对语文这门学科真正产生兴趣，则是因为三年级时的一堂语文课。

三年级时，我的语文老师姓李。李老师身材高挑，不苟言笑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，而且她上课时总是随身携带一根油光发亮的戒尺。李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，只要有不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，她就会“请”出戒尺。这根戒尺隔三岔五地打在某个同学的手掌上。我们都怕李老师，她也因此成了我们班的“消音器”，只要她走进教室，教室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

记得那是很普通的一堂语文课，我已经忘记当时李老师讲的是哪篇课文了，唯一记得的是当时她问了一个问题，而我成了班里五十多个低着头的同学里唯一一个昂首站起来的。当回答完问题，我听到了李老师热烈的赞语：“你真是太棒了，你的答案很全面，最难能可贵的是你还用了‘虽然……但是……’这个关联词来组织答案。”

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李老师的齐耳短发上，她的脸在发光。我的视线撞上了李老师的目光，火辣辣的感觉瞬间从脸颊烧到了耳根。长这么大，还没有哪位老师用如此具体的词句夸赞过我，李老师的赞语给我的内心带来了不小触动。阳光下的李老师就此定格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喜欢上了这位让人望而生畏的语文老师。语文也成了一个对我来说最特别的科目。

如果说李老师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粒成为语文教师的种子，那么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——吴老师则用他的细腻温润，滋养着这颗种子生根、发芽。

吴老师也是个瘦高个，笔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，粉白的面庞散发着一股书生气。他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，满足了我对语文老师的所有幻想，是教过我的语文老师里最富文学气质的。

青春期的敏感，让我不再像小学时那么积极主动。我变得不敢在众人面前发言。吴老师发现了我的问题，给我创造了很多锻炼的机会。吴老师任命我为语文学习小组的组长，上公开课时，特意安排我上台分享见解；升旗仪式上，还让我代表全体同学发言。这些，无疑都锻炼了我的胆量。

吴老师还培养了我对写作的兴趣。当时他要求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，他会定期批改。记得有一次，吴老师在我的日记后面写下了这句话：“你的文字总是富有哲理。”后面还紧跟着一个笑脸简笔画。当时我欣喜若狂。每个人都有表达欲，也都期待自己的表达能得到热烈的回应。现在想来，吴老师的点评就是最真挚的回应，也是我坚持写作的最初动力。

老师的一句话，对学生的影响可能很大。一句深刻的点评，可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，让他们在思考中不断成长与进步。老师的话语，是知识的传递，更是心灵的触动。如今，我带着学生时期的感动，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，继续在校园这片沃土上耕耘，衷心地期待着每一朵花都能成为花，每一棵树都能成为树。

于镜中照见自己

□郑艳君

有时候我会焦虑、彷徨，人人都说三十而立，可我年过三十，依旧碌碌无为。相貌平平，资质平庸，没有进“大厂”的能力，也没有端起稳定的“铁饭碗”，过着随时可能被裁员的朝九晚六的生活，在两点一线间奔波。没“别人家的孩子”那么优秀，也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眷顾获得一份好机遇。站在人生十字路口，我常想我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，才能活出一个更好的人生。

前些日子，我在闹市街头碰见了二十年没见的数学老师，他竟一下子认出我。他问了一些近况后，我带着歉意说：“老师，当年我没考好，如果我再认真点，也不至于给您丢脸了。”我的数学老师是市里的特级教师，我一直认为当时自己没考进重点中学，给老师抹黑了。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说啥呢，你已经很好了，在我班上你每次都是最听话的那个，你看那几个学得好的‘皮猴’，哪个让我省心，不完成作业让我也很头痛。”老师一向称班上那些爱惹事但学习很好的男生为“皮猴”。看我疑惑，老师十分肯定地点头：“我是看着你一点点进步的，你是个用心的孩子。”没曾想，多年后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暖至心窝。

还有一次单位开会，我意外得到了领导的表扬。领导说我每次听他布置工作时，都会拿笔记本记录，从没疏漏过

任何事项。领导的夸赞引得同事们纷纷凑过来看我的笔记本，其中一位同事看完后惊讶地问：“不同颜色的笔是代表分级事项吗？”我点点头：“红色的代表最紧急的，黄色的次之，绿色的代表之后的规划及安排。”从那以后，我成了同事们眼中自律的人。得到身边人的认可，我也偷偷开心了好一阵子。

原来，获得满足这么简单。小时候，因父母忙于工作，我被养在姥姥家，跟姥姥姥爷的感情极深。一天我去看望姥姥，她正拿着放大镜看我儿时的照片，布满沟壑般皱纹的双手轻轻摩挲着老照片。姥姥说：“你一向都很乖，就是自己要存点钱，不要总是买东西给我们。”自我工作以来，每个月领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姥姥姥爷买东西，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孝顺、知恩图报的孩子，但他们更想用节俭的生活换我未来日子的宽裕。在我临走时，姥姥又将自己的一点退休金塞进我口袋：“下次不要再买了。”家人沉甸甸的爱让我有了依靠的港湾。他们总是习惯用“乖”来形容我，说我的轻声细语是温柔，说我胆小内向是文静，就连遇事退缩都被解读成了谦卑有礼。我的缺点常被家人反向解读为优点。

三十岁的我开始在别人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。在老师眼中，我是个值得期许的后生；在同事眼中，我是个勤勉、自律的伙伴；在家人眼中，我永远那么乖巧懂事。他们就像一面面镜子立于我身前，让我看见一个正在认真生活、发着微光的自己。

这就是我的三十岁，一个普通人的三十岁，不需要多么耀眼夺目，却能被身边人看见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

